

文章编号:1674-8107(2011)01-0049-06

“马克思学”:一种质疑和审视

马俊峰

(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中国学界研究“马克思学”著作时,一定要有阶级立场和政治觉悟。因为西方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是有意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其目的是为资产阶级政治需要服务的。我们只有本着扬弃的态度,才能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防止掉进“马克思学”的陷阱。

关键词:马克思学;马克思;恩格斯

中图分类号: B17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1.01.009

目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悄悄兴起一种“马克思学”研究热潮,鲁克俭等人主编的“国外马克思学译丛”六部著作的出版在客观上对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起着推进作用,有学者还提出建立中国的“马克思学”。在这如火如荼的“马克思学”研究中,我们不得不对“马克思学”本身的学科性质作认真地反思。

“马克思学”是由法国学者吕贝尔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在60年代西方出现的“马克思热”中被广泛流传,1975年被法国《大拉鲁斯法语辞典》收为词条。“马克思学”主要是指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事业与思想著作的研究和解释。正如列宁所说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应”,是企图从资产阶级立场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学思想进行解释^{[1](P242)}。其实质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和篡改。今天,当我们译介“马克思学”著作,并掀起“马克思学”研究热,我们就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防止掉进“马克思学”的陷阱。

一、“马克思学”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间接反对马克思主义

国外“马克思学”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割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缘关系,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学术旨趣和思想上是不相一致的。在卡弗看来,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是一个“标准的研究课题”。而莱文的《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更是有意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莱文认为,在对待自然界问题上,恩格斯承认自然界是独立存在的,并把它作为一部庞大的宇宙机器看待,指出恩格斯把运动看作是宇宙的终极原因,一切事物都按照规律进行,因果性源于物质世界,支配物质世界的规律同样也支配着社会,人很难影响社会历史和自然界的发展,人在自然界面前是一个被动的客体。而马克思则不同于恩格斯,莱文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没有独立于人之外的自然界,人和外在自然界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的,外部自然界由于人的活动而打上人类实践活动的烙印,马克思的自然界是被人化的和历史化的。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然也加强和改善人的感觉自然。人是在自然界中占主导性而不是被动的客体。

莱文指出,恩格斯把辩证法理解为过程和变化,这体现了一种赫拉克利特意义上的运动观,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比,这是一种倒退,可以说,在

收稿日期:2010-10-20

基金项目:西北师范大学“知识与科技创新工程”项目“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研究”(项目编号:NWNU-KJ CXGC-SK0303-13),2010年度甘肃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意识形态和居民身份认同”。

作者简介:马俊峰(1969-),男,甘肃张家川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和社会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哲学研究。

某种意义上,恩格斯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了歪曲,因此,莱文认为,“马克思修正了黑格尔,而恩格斯则完全歪曲了他。马克思体系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保留了黑格尔的东西。恩格斯体系的独特性部分地是由于它拒绝了和失去了黑格尔的东西”^{[2](P32)}。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主观性概念,马克思把实践引入认识论,更是论证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认识中的作用。而恩格斯由于拒斥黑格尔的东西而把人变成被动的客体,受宇宙决定论的影响,恩格斯把精神看成是反映外部世界的一面镜子,精神成为一种被动的力量,它对外部世界不是持一种批判态度,而是强调一种经验论证,其结果是用实证科学取代意识批判,导致哲学丧失其自身作用。就此而言,哈贝马斯在《认识与兴趣》中把这种观点归罪在马克思头上,他受西方“马克思学”的影响,在后形而上的语境中,他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无疑是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种“恶意”的改造。

有学者认为,恩格斯打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招牌,创立的却是一种“实证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这是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相矛盾的。彼得罗维奇认为,马克思的观点是“积极的人本主义和批判主义”,而恩格斯的观点则是“消极的科学主义和本体论主义”,妄图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3](P406)}更有甚者,有些资产阶级哲学家认为马克思从来没有论述过哲学的基本问题,他们宣称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形而上学问题,这是“过时的”问题。弗兰尼茨基则把恩格斯的反映论看作是一种“庸俗的”理论。^{[3](P407-408)}其实,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4](P17)}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中又写道:“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P112)}这就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至于那种否定唯物主义的自然辩证法观点的说法更就站不住脚了,因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辩证法的组成部分。马克思读了《反杜林论》的全部原稿,然后它才送到印刷厂,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想试图从马克思的辩证法出发,割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

宣称二者在辩证法方面的差异和分歧,制造二者对立的做法显然是荒谬的。

在我国学界同样也盛行这样的看法。有学者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界定为历史辩证法,以此强调马克思辩证法超越近代形而上学,同时也超越了现代哲学。他们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体现了一种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因此,认定恩格斯还没有走出近代,相反,马克思则走入了现代,步入现代哲学的行列。以此为由,他们就把恩格斯-普列汉洛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思想置于近代哲学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从而在抬高马克思的时候,贬低了恩格斯等人。学者们依据马克思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把恩格斯看作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创始人,于是,他们就把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归罪在恩格斯头上。其实质是想从根本上否定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值得警惕的。

二、“马克思学”攻讦唯物史观,歪曲共产主义

起初,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表示沉默,而后就是对其进行攻击和漫骂。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没有什么理论价值,不值得学者们关注和研究,他们对待马克思哲学的态度很傲慢。文德尔班的《新哲学史》谈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时,认为它是“黑格尔和康德的独特结合”。赫夫丁在《现代哲学史》中只字未提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朗格的《唯物主义史》未提历史唯物主义,而只是在一个注脚提到马克思是“政治经济学史的最大行家”。^{[1](P235-236)}因此,梅林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写道:“今天要信仰历史唯物主义,就得有一种高度道德的唯心主义,因为它必定会带来贫困、迫害、毁谤;同时,历史唯心主义则是每一个追求飞黄腾达的人的事。因为它最能帮助人获得现实的好运、肥厚的挂名职位,各种各样的勋章、头衔、地位。”^{[6](P17)}而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针对资产阶级学者对唯物主义的误解作了回击。资产阶级学者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一种“任意的历史结构”,把人说成是服从一种机械发展的无抵抗力的玩具。在恩格斯看来,“……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

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7](P410)}其实,资产阶级学者所烦恼和恐怖的不是“任意的历史结构”,而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蕴含具体历史的、辩证的东西。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写道:“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是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5](P112)}由于辩证法宣告了资产阶级科学的终结,这就引起资产阶级学者的恐慌。

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学家们从所谓“严谨的科学”方法论出发,攻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他们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非科学性和思辨性,企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波普尔站在实证主义的立场上,阐述社会现象是无法从总体上去认识的,从而否定了历史的客观规律性,事实上,波普尔论证了不可知论和非理性主义。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学家们批判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时,俨然一副捍卫“历史具体性的水平”和对历史所持的“科学态度”,其实质是陷入抽象的、公式化的网罟。^{[3](P413)}

莱文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出发,阐述马克思历史观不同于恩格斯的历史观,通过这种区分达到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歪曲。在莱文看来,恩格斯固守19世纪传统的因果观,把历史看成加法式的、积累的顺序,宣称历史是经济发展的附带现象,从而导致“经济和技术成为超出人的控制的力量在社会中拥有绝对的决定权”。莱文最后的结论是:恩格斯不懂得思想的批判和创造作用,用实证主义的科学取代了能动意识。由于恩格斯把精神看作是可以经验方法核实的东西,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哲学,同时,恩格斯用经济和技术的研究替代历史学,最终取消了历史学。^{[2](P45)}而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观,他相信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资料的发展,同时还承认人的实践、社会风尚、人们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对构成社会结构的重要作用。在马克思看来,“全部历史

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成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8](P90)}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历史因果性理解为与社会总体内在结构有关的运动,不是把历史看作按照存在于人之外的规律发展的,而是按照人类劳动中固有的规律发展的。基于对历史的这种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过程呈现多样性和多线性。马克思是把社会当作一个有机体看待,于是,他以一种解剖式视域阐述社会发展。这在马克思的《1857-1858 经济学手稿》关于“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论述中得到证明。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观的对立,造成他们在理解共产主义上产生差异。莱文从三个方面作了论证。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的本质理解的不同。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时,受到费尔巴哈人类学人道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在论述他的共产主义社会时,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取证的、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8](P81)}这表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技术或生产能力为主导。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类生活和人类学生活成为政治生活,自然人和政治人达到一致与和谐。马克思从人的类存在出发,确定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和分配原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而恩格斯缺乏类的存在意识,在他的共产主义社会,通过发展技术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一旦生产力充分发展了,那时阶级自然会消失,国家的政治职能也就终结,取而代之的将是社会调节、“对物的管理”、“对生产过程的指导”。由于恩格斯缺乏类的存在意识,确定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和分配原则时,按照数字公式进行,以保持代数式平衡的需要作为判断的标准,这样,马克思谈人和自然和谐时,恩格斯谈人对自然的控制;马克思谈幸福时,恩格斯谈产量;马克思谈自由是人类按其本性活动的的能力时,恩格斯谈自由是控制外部力量。

其次,恩格斯缺乏类的存在意识,得不出关于对象化、异化的概念。恩格斯不像马克思那样把共

产主义看成是异化的结束,看成是人的对象化被归还给人,从而证实人的对象性力量。在恩格斯看来,国家的存在是具有压迫性的,只有通过“物的管理”建立起来的严密组织,才可以结束国家的政治职能;通过对外物的控制的劳动活动,就可以把人解放出来。但是恩格斯很难意识到这种严密组织的经济管理本身又会造成人的异化,同样会产生像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现象。这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将重新占有他自己的对象化。这里的“占有”意味着直接返回,复归不仅是创造的对象形式,而且还有内容。这就是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我肯定的社会”。

最后,恩格斯由于缺乏自我确证概念,他关注那些勤奋劳动和勇于负责的人,不断发展和提高生产力的自我,通过人的劳动达到对外在客观世界的控制。而马克思则认为,“作为类意识,人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只是在思维中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反之,类存在则在类意识中确证自己,并且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自为的存在着”。在马克思看来,自我是通过展现和体验来满足和确证自己的,他指出:“眼睛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眼睛的对象是不同于耳朵的对象的。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它的对象化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独特方式。因此,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觉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8](P86-87)}这样,外部对象通过内部对象性本质的肯定确证了人的自身。

恩格斯受宇宙论和经济决定论的影响,主张人类社会发展呈现单一直线性,坚信共产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期待社会基本矛盾自然激化产生出共产主义。如果说恩格斯在早期还有一点革命激情,提倡通过暴力革命实现共产主义,那么,在他后期,就放弃了暴力革命。恩格斯在晚年给一些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人写的书信以及在1897年给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

的引言中,提出无产阶级斗争的新方法是采取议会主义政策,争取群众和选票,恩格斯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放弃无产阶级革命,采取不革命的进化主义和渐进主义政策,于是,莱文把恩格斯称为“第一个修正主义者”,指责恩格斯要对第二国际渐进主义政策负责。^{[2](P55)}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在他的实践理论影响下,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坚信社会革命在于改变社会的内在结构,社会革命必须通过暴力,当然不排除和平方式,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任务,因此,无产阶级没有高度的政治积极性是不行的。无产阶级不能期待着社会力量自然暴发生出共产主义,人需要行动,在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要抓住时机和机遇,促成社会变革,实现共产主义。这样,莱文通过差异分析方法,肢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从而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削弱人们的共产主义信念,阻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三、“马克思学”混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对社会主义实行“和平演化”

资产阶级“马克思学”是以版本考证、文献梳理、人物思想关系研究为特征和内容的。与前苏联正统的“马克思学”不同的是,他们的研究是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既是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勇士和激进者,又是资产阶级利益的辩护士和保守者。他们通过版本考证和文献梳理的方式,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研究推向一种“学术化”、“实证化”、“学院化”,从而导致孤立地、片面地、抽象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学”研究者遵循着资产阶级学者学术的最低底线,或者说是一种潜在规定,不触动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否则,他们的研究就会失去资助,他们的生活会陷入窘迫境遇,“意识形态”这种无形的“看不见的手”遏制资产阶级学者,不断地消除他们与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对立,“资本是最现实的,它不会出于单纯游戏或鉴赏的目的去出钱资助‘马克思学’的,同样,资本主义只有仍然感到马克思‘幽灵’的威胁,才会想方设法去驱逐他的‘幽灵’”。^{[9](P195)}正因如此,“马克思学”研究者几乎在

文献梳理和版本考证时，做着有意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工作。而前苏联的正统“马克思学”在面对西方“马克思学”不能公正对待马克思的情况下，重新展开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献的考证，力图恢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相。

在西方“马克思学”中盛行一种新康德主义的观点，试图从康德的视角来解读马克思的思想。他们认为，马克思的自由联合体意味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体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与康德的伦理学论点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新康德主义所坚持的主张是“无论在你自己身上或在任何别人身上，你应该始终把人类看作目的，而不只是手段”。正因如此，美国学者穆尔就说：“与其说马克思是个学者，不如说是个道德学家。”塔克在他的《马克思的哲学和神话》中说，马克思不应该被看成是学者，而应该看作是道德学家和宗教思想家，马克思的《资本论》可以被看成是一部德国的哲学著作，是德国哲学处于在黑格尔之后向神话演变的过程之中，而工人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是虚幻的形象和偏颇的哲学概括的成果，因此，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理论构想”。^{[3](P416)}富尔顿在他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新的世界的末日论，认为恶人（资产阶级）的世界终会消亡，而千年王国（共产主义）必将会降临，这一信念是确定无疑的。还有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费希特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哲学乌托邦”，其目的就是丑化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和关于工人阶级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事业中起主导作用的学说。^{[3](P416)}

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们不主张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宣扬一种工业主义，这种主张背后却隐藏着一种反对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把马克思解释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从自由和民主理论出发，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短暂的插曲，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它尚待建立，而现今的社会主义是缺乏自由和民主的极权主义社会。^{[1](P244)}波普

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社会主义持有这种观点，并指出技术革命可以取代社会主义革命。罗阿隆在《进步幻想的破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对我们来说已经过时了。这就犹如福山在《历史终结》中所表达的意思，福山间接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在当今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相反，社会主义则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

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们还使用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手法，以此模糊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区别。他们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分析当今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他们偏执的心理倾向和形而上学的爱好，抽离了异化理论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条件，在剥去阶级概念之后，将异化概念抽象为一个永恒和普遍概念，从而把异化概念非历史化。在此基础上，他们指出，不管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存在着异化情形，甚至认为无产阶级国家、政党和指导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需要废除的异化形式。有鉴于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学”研究是服务于一定的政治需要而不是从事一项纯学术活动，其实质是“后冷战”和“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反映，是一种隐性意识形态所构建起来的神话。因此，我们今天从事“马克思学”研究，务必保持谨慎和审慎的批判态度，防止陷入西方资产阶级所谓“意识形态终结”的全球化陷阱，不自觉地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话语霸权的共谋。^{[9](P195)}同时，我们要积极澄清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既不是神话，也不是西方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科学”，而是一种科学精神和批判态度的统一。^{[9](P197)}这就是说，我们面对译介的“马克思学”著作时，不能谈虎色变或因噎废食，从事“马克思学”研究时不能欣然或盲目的完全接受，而是应该批判的吸收，以此来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既可以清除“马克思学”研究之中的糟粕，汲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又可以充分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进一步坚定我们的共产主义信念。笔者认为，这大概将是我们今天掀起“马克思学”研究的目的所在吧。

参 考 文 献

- [1]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2]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列著作编译资料(1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3] 纳尔斯基,波格丹诺夫,约夫楚克,等.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 [4]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8] 马克思.188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9] 姚顺良.马克思研究:“历史科学”化,还是“马克思学”化[A].张一兵.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 3 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About “Marxology”: A Question and Examination

MA Jun-feng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should be equipped with their political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when researching the “Marxological” works. This is because “Marxology”, which is Western bourgeoisie-based, is intended to distort and tamper Marxist theories for the benefit of bourgeoisie politics. Only by a “sublate” attitude can we put forward our studies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evade the trap of “Marxology”.

Key words: Marxology; Marx; Engels

(责任编辑:韩 曦)

(上接第 29 页)

On the Grounds and Approaches to Utilizing Educational Jingtangshan Red Resources in the Course of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 Xing-jian, LIU Bi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Jingtangshan University, Ji'an 343009, China)

Abstract: Educational Jingtangshan red resources are a specific form of Jingtangshan Red Resources. The Red Resources will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educational red resources required by the Introduction course only after a process of specification. There are two basic grounds for utility of educational Jingtangshan red resources in the Introduction course. One is possibility, which is the close inherently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ourse content and the red resources; the other is necessity, which relates to the advantages and obligations that the course has to exploit the red resources. There are two basic approaches to utilizing educational Jingtangshan red resources in the Introduction course. One is utilization in class; the other is creation of conditions on which the utilization will be possible in practical teaching.

Key words: Introduction course; utilizing; educational Jingtangshan red resources; grounds; approaches

(责任编辑:刘伙根)